

“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精神关照下中西方诗歌比较

——以英国湖畔诗人与中国田园派为例

胡寻常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摘要] “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精神分别是中西方文化的核心与基石，也是二者的根本分歧。这一本体论上的差异也引申至认识论、审美观和价值观等各个领域，本文通过分析创作题材与创作背景相近的英国湖畔诗人与中国田园派两大文学流派所创作的田园山水诗在观物方式、创作风格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以比较中西方两类文化。

[关键词] 诗歌；比较；田园山水诗；文化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7.415

一、本体论概述：“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思想

“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二者各自为中西方文明的核心，也是其根本差异所在。张世英先生又分别称之为“主体-客体”结构与“人-世界”结构。所谓“主体-客体结构”，即是指人与世界是互相分开的两个独立实体，人独立于客观世界之外，以之为工具，通过实践改造世界从而使之成为自身服务。这一思想的滥觞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普罗塔戈拉一句“人是万物的尺度”使人们的哲思从自然界转移到人类自身，并从此长久停驻；而后柏拉图提出“理念说”，进一步确立了人之于自然的主体性；16世纪笛卡尔发出“我思故我在”之语，正式创立了以理性思维为主导，以“主客二分”为根本特征的哲学体系，至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达到“主客”式哲学的顶峰。由此可见，“主客二分”的思想可谓由来已久，几乎贯穿近代西哲史，同时这一思想所延伸出的理性精神、批判思维、智性科学理念、逻辑至上观念乃至人类中心主义都在西方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等方面方面闪耀光彩。

而主导了中国近两千年的“天人合一”思想亦是源远流长。“天人合一”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天地与人是一体，有点类似于印度教所言“梵我合一”；二是天地万物与人之间相通，能够互相感应，张载所言“民胞物与”便透露出这层含义。追根溯源，“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由儒家亚圣孟子提出，与之时期相近的老庄亦对之有所论述。《道德经》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周则更为夸张地说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道家眼中，天地万物与人本是一体，整个世界乃是和谐的整体。后来西汉董仲舒发展出“天人感应”论，此时“天”便被赋予了道家所没有的封建道德色彩，至宋明二代，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将“天人合一”臻于完善。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代表了这一理论顶点的王阳明的哲学体系，“天人合一”仍未脱离其封建道德范畴，仍旧是朴素的，张世英先生称之为“前主客关系的天人

合一”模式。但本文后续章节中所谈及的“天人合一”是较为广义的，指代上述思想中人与天地并非互相对立而是和谐共生这一核心精神，它与西方“主客关系”体现的对立、理性、自我等特征不同，具有整体、和谐、直觉顿悟等特质。上述两种思想是为中西方文化的核心，在双方的文学作品创作中可见一斑。

二、英国湖畔诗人与中国田园派简介

为了使对比更具典型意义，笔者选取了同样以刻画山水自然为主体的中西两大诗歌流派——此类文艺作品中也更能直观地体现出作者内心的天人观念，即英国湖畔诗人与中国田园派。英国湖畔诗人是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运动早期兴起的一个流派，彼时西方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人与自然的冲突不断涌现，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开始高呼“回归自然”，于是一批于新时代中深感迷茫值得寄情山水诉诸理想的诗人得以崭露头角。这一流派以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赛等人为代表，其中尤以华兹华斯最为突出，曾被冠以“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称号，他们借自然之口，歌颂爱情，大谈理想，清新自然而饱含激情。

与之相似，不少中国田园派的大家也有着与之类似的命运。如郁郁不得志的永嘉太守谢灵运——他也是中国山水诗第一人，生于乱世投身田园的陶渊明，历经官场沉浮最终皈依佛门的王维，他们创作了相较于湖畔诗人更为瑰丽且数量众多的田园诗，字里行间却能感受到田园派诗人不同于湖畔诗人的心境。他们往往心境淡薄，“投身”而非“寄情”山水。个中差别，亦有“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后文将做详细探讨。

三、认识论差异：以我观物与以物观物

“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两种不同本体论的影响之下，首当其冲显现出差异的便是认识论，这在诗歌作品中体现为观物方式的差异，值得一提的是，观物方式的差异也是后

文所述创作风格、价值体现的基础与来源。具体体现在西方的“以我观物”模式和中国的“以物观物”模式，其中主体的显现与隐蔽，亦即自我意识的突显是关键所在。且看下文选取的华兹华斯《咏水仙》片段与陶渊明名作《饮酒（其五）》对比，以感受这一差异。

《咏水仙》节选

粼粼湖波也在近旁欢跳，
却不知这水仙舞得轻俏；
诗人遇见这快乐的伙伴，
又怎能不感到欢欣雀跃；
我久久凝视——却未能领悟
这景象所带给我的精神至宝。
后来多少次我郁郁独卧，
感到百无聊赖心灵空漠；
这景象便在脑海中闪现，
多少次安慰过我的寂寞；
我的心又随水仙跳起舞来，
我的心又重新充满了欢乐。

《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参考《人间词话》中的“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之语，或许能更好地理解观物方式差异。上述两首诗虽则都是以自然景物为描写对象的诗歌，但显而易见，《咏水仙》一诗中，诗人从始至终是明确出现的，他写“诗人遇见这快乐的伙伴”“我久久凝视”“我的心又随水仙跳起舞来”，无一不是以诗人的视角来欣赏眼前的水仙，水仙的色彩姿态被染上了诗人的喜哀，诗人是读者与水仙之间的媒介，读者皆是通过诗人之笔欣赏景物，是为“以我观物”方式的呈现；在吟咏水仙的过程中，诗人本身始终是第一位的，水仙的姿态与存在，都是为诗人自叙心志服务，更是西方“主客二分”思维中“人是目的，自然只是工具”这一观点的最佳例证。

相比之下，陶渊明的诗作则自始至终没有诗人主体即“我”的明确出场，而是被融入景物之中，与之合为一体。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句历来为人称道，一个“见”字巧妙地隐去了诗作的主体性，似乎不是诗人看见了“南山”，“南山”便兀自产生了，使得一切景物都自然而然地现于目前。在这一过程中，诗人不再是读者与景物的中间人，读者可以直接身临其境观看诗中的景物，他们不知道却也不关心诗人即“我”身在何处，似乎“我”已经与这“南山”合而为一了，即所谓的“天人合一”境界。

四、审美观差异：抒情与隐秀

受“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思维影响，中西方文化中的审美观也各有所重。由于西方“主客”式思维决定了其对人类主体性的绝对重视以及主客观的绝对分离，因而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再现”作为美学的基本原则与最高目标，这与中国历来所重的“写意”大相径庭；近代以来，浪漫主义的兴起使西方也逐步走向“抒情”，但囿于“主客”思维，此种抒情依旧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带着明显的“有我之境”色彩，钱钟书先生曾写道：“它实际上是诗人主体‘执情强物’创作出来的一种审美境界，也即是作者以自我为本位，一心执着于自己强烈感情的悲哀愁怨的生命情感体验，并推己及物，将其单向度的投射强加于自然对象上，而没有充分顾及到阿恩海姆所说的那种客体对象自身也样具情感表现性特征’，以至于先入为主，吾心一执，不见物态万殊。”^[13]诗人意欲抒发的情感被付诸描绘的景物，一览无余——与其说是抒情，倒不如说是对情感的“再现”。

而相较西方的张扬热烈，中国的文化向来含蓄内敛，擅长在意境塑造中进行“写意”，这与直白的抒情不同，西方式的抒情是强烈地宣告“在场”，而中国的“写意”则是在“不在场”的留白中显现出无穷无尽的“在场”之物。刘勰曾在《文心雕龙》的《隐秀》篇中对之有详细描绘，他将诗中进行了真实描绘的称之为“秀”，是所谓“状溢目前曰秀”；将那些隐去未曾明说的称为“隐”，是为“文外之重旨者也”，像是作画一般，通过斟酌取舍，使需要“秀”的部分跃然纸上，而使“隐”者藏于其后，给予人无尽的联想空间，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味外之旨。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审美观念的形成，也部分归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式思维，只有在人类与天地合一的世界观下，“在场”与“不在场”之间才能形成有机联系。此外，“天人合一”的观念也塑造了中国人亲近自然、与自然为伍的传统，因而中国古代田园诗人往往追求自然清澈、明晓通畅的诗风，这也是与西方的华美有所不同的。

例如王维的名作《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起头二句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特意隐去人的身份、人语的内容，留人无尽遐想；而末二句“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隐去人的身份，只留下一片斑驳的影子，短短四句，没有生僻的字眼，华丽的词句，自然晓畅却回味无穷，好似一幅中国水墨画，空灵深远，令人回味无穷，因为好诗的堪读之处，不全在文字，却是于其所思所想。“‘隐’既是幽发微的胸臆、起点，又是视域无垠之归宿”，此语诚不我欺。

相应的，西方人更习惯于在形而上的抽象思维世界中畅游，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湖畔诗人，他们诗中的抒情则显得直白许多，也强烈许多。例如华兹华斯名作《廷腾寺》一诗，全文以直接朴素的语言，反复感叹诗人对自然之热爱，对姊妹之亲情，对时光之感慨，不遗余力，呈现出与中国诗作迥然不同的特色。

五、价值观差异：自我与和谐

“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的不同思维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西方诗人的价值观。西方历来受人类主体性思维的影响，尤其在文艺复兴中人文主义大行其道，人的价值被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讴歌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时至今日美国的超级英雄大片依旧风行西方世界。这种自我意识在湖畔诗人的诗作中也得以体现，“一种恬静而幸福的心绪，听从着柔情引导我们前进”“我站立在此，不仅感到了当下的愉悦，而且还欣慰地想到未来岁月的生命与粮食正蕴藏在眼前的片刻间”……此类带有强烈诗人自我意识的词句频繁出现，归根结底，英国湖畔诗人描绘山水，是“寄情山水”，以山水之物投射诗人内心感情，实际上山水才是媒介，诗人的内心自我才是诗作要表达的内核。

而中国人自古过着男耕女织的小农生活，自然对农业的决定性作用使中国古代人民不得不对其保持敬畏尊重，与之和谐相处——这也是促成“天人合一”观念形成的因素之一。因而，“和谐”成为中国古代人民的向往，这也尤其在田园派诗人的作品中得以彰显。陶公写“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叙述亲近自然之乐。王维有“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之句，勾画出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有声胜无声”的寂静空灵之境。以及谢朓、谢灵运、孟浩然等诸公所著之作，无不于笔下现出“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美，和谐之境。

六、小结

“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精神无愧为中西方文化的核心与基石，在其影响之下，分别发展出了灿烂的以理性、客观、热烈、自我意识、抽象性为主导的西方智性科学与以感性、整体、和谐、具体、含蓄、集体意识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文化。二者各有所长，但也不乏缺陷。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应当平等地看待各色文明，并发掘其中美丽，以实现“美美与共”这一闪烁着“天人合一”的美好光芒的境界。

参考文献

- [1]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2]张世英.“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J].哲学研究,1991(01):68-72.
- [3]张世英.“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结合——论精神发展的阶段[J].学术月刊,1993(04):1-8.
- [4]刘恒健.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比较探源——兼与张世英先生商榷[J].学术月刊,1993(08):37-42.
- [5]高中飞.“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重建[D].哈尔滨工业大学,2013.
- [6]许辉.“物我交融”与“物我相隔”——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诗的观物方式比较[J].文山学院学报,2012,25(05):63-67.
- [7]黄丽萍.“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从《浮士德》与《西游记》看中西文化差异性和互补性[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2,28(02):113-116.
- [8]王丹.从观物方式看中西山水诗的不同——以王维《鸟鸣涧》和威廉·华兹华斯《廷腾寺》为例[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4,30(06):52-55.
- [9]杨继勇,杨献捷.关于中西方两种美学观的比较论纲——隐秀说和显隐说的相似性及其成因初探[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5):109-113.
- [10]刘梅.华兹华斯与谢灵运山水诗之比较研究[D].淮北师范大学,2014.
- [11]胡健.刘勰“隐秀”说新探——从比较文化的角度[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7,38(01):5-8+34.
- [12]肖昭理,曾长秋.论“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互补关系[J].怀化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2(06):28-31.
- [13]许龙.钱钟书诗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